

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廷艳史

(一)

〔民国〕许啸天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 一 回 摇 碧水桃花魂销胜地 员
- 第 二 回 摇 浓云腻雨梦入巫山 圆
- 第 三 回 摇 夸神箭倾城卜一笑 圆
- 第 四 回 摇 亲美色秃马羨双驮 原
- 第 五 回 摇 温柔乡英雄避难 原
- 第 六 回 摇 脂粉计儿女留情 猿
- 第 七 回 摇 玉妃万古遗淫迹 猿
- 第 八 回 摇 烈士千秋传盛名 濂
- 第 九 回 摇 古儿山单身逢侠客 濂
- 第 十 回 摇 幹难河大被寝红颜 缘
- 第 十一 回 摇 叔嫂同衾家庭生变 远
- 第 十二 回 摇 弟兄交恶骨肉相残 苑
- 第 十三 回 摇 铁木真塞外独称尊 愿
- 第 十四 回 摇 努齐儿村中三盗骨 愿
- 第 十五 回 摇 获刺客雄主失头颅 愿
- 第 十六 回 摇 逼香奴佳人断玉臂 愿
- 第 十七 回 摇 鱼磬声中纳番妇 愿
- 第 十八 回 摇 旌旗影里嫁王妃 愿
- 第 十九 回 摇 谋明妃误饮鸩毒酒 愿
- 第 二十 回 摇 迎顺帝强匹鸾凤俦 愿
- 第 二十一 回 摇 一声霹雳定龙穴 愿
- 第 二十二 回 摇 满室芳菲涎虎儿 愿

- 第十二回 朱太祖凤阳会群雄
常遇春校场演铁盾 勇
- 第十三回 酿笑话大海闹新房
献绝技花云斗黑汉 勇
- 第十四回 半夜绸缪艳姬荐枕席
一朝芥蒂嫠妇泄机谋 勇



第一回 碧水桃花魂销胜地 浓云腻雨梦入巫山

梨花无主草青青，金缕歌残黛翠凝。
魂梦萧萧松柏路，岚光犹自照西陵。
千章灌木绿荫凉，树下巍楼露粉墙。
红紫芳菲依旧在，游人凭吊奠椒浆！

山嶂叠翠，溪水激湍，绿柳争妍，桃花吐艳。那个时候，正是春风袅袅，吹得百卉都盈盈欲笑。枝头的黄莺儿，也扑着双翅，婉转悠扬地歌唱起来。又有那穿花的粉蝶，迎风飞着，纷纷乱舞，好似天女在那里散花一般。独有衔泥的紫燕，却在树林里或是水面上，不住地掠来掠去，找寻着小的虫鱼，去哺那巢里的雏燕。晨曦渐渐地放开光华来，把草上鲜明可爱的露珠慢慢地收拾过了，便显出很娇嫩的一片绿茵来。

这时，只听得一片大广场里呜呜的角声鸣处，两扇大青旗忽地竖了起来。接着帐篷里一阵鼓声，便是几百个壮丁，一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很整齐地列着队伍，分四面八方排立着。大众又呐喊一声，顿时金鼓齐鸣，几百个壮丁就按着部位排起阵来。但见旌旗招展，刀枪耀目，队伍错杂，人若鱼龙，极尽五花八门的能事，把光平似镜的绿茵，早已践踏得足迹缭乱，连那一朵朵的野花，也被摧落不少呢。

一班壮丁走着阵，变化万端。正在起劲的当儿，猛听得帐篷里面，轰然地一声信炮响，走出一个老头儿来。那老头



儿头戴长纓的纬帽，身穿绣花开叉袍，外罩金狮短褂，腰系鸾带，一旁挂着荷囊和一根旱烟袋，右手高高地擎着一面杏黄的尖角旗。打量上去，那老儿约莫有八十来岁年纪。虽是须发如霜雪也似地白，却也是精神矍铄，大有老当益壮的气概。原来那蒙古的人民，没有什么城垣都邑，只拣那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的地方，就盖起帐篷来，聚族而居，算是村落了。

这个地方，叫做豁秃里，那老儿便是豁秃里的村长篾尔干。当下篾尔干将右手的杏黄旗轻轻一展，几百个壮丁，一阵纷纷滚滚，已崭齐地归了队伍。草地上角也不鸣，金鼓不响，霎时静悄悄地鸦雀无声了。篾尔干向四周瞧了一遍，对大众奖励了几句，便传下令来，叫众壮丁较射。这令一出，便由一个小卒，去八十步外放了三个箭垛。诸事妥当，篾尔干喝声：“射箭！”几百个壮丁各挽强弓射去，金篾声连绵不绝，十矢中倒中了九枝。蒙人本来专工郊猎，弓箭是他们唯一的绝技；七八岁的童子已是矢无虚发了，何况是征战的壮丁，自然要高人一等了。篾尔干看了不觉大喜，命取牛羊布帛，赏了一班壮丁，自己又取了一枝九节的熟铜鞭来，对众人说道：“俺这枝铜鞭，是幼年随金主完颜氏南征时所得。如今使得纯熟，五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。俺仗着他防身，寸步不离，足有六十多年了。现在年已衰老，要这利器也没甚用处，俺且把这鞭法传给你们吧。”篾尔干说着，将右手握住铜鞭，左右前后慢慢地舞了起来。他舞到得劲的时候，众人只觉得风声呼呼，铜鞭化作万道金光，和那阳光映成一片，篾尔干的人影子也瞧不见了，把几百个壮丁看得瞠目结舌，呆了过去。篾尔干舞了一会，才缓缓地停下来，收



住了鞭，却面不改色，气不嘘喘，兀是没事一样，众人便齐齐赞了一声。

箴尔干当然十分得意，一手捋着髭须，带笑说道：“鞭法既已演过，这鞭究竟传给谁，一时却委决不下，俺如今把这鞭去挂在百步外的竿儿上，谁能一箭射落铜鞭，这鞭就是他的。”箴尔干说毕，小卒们将铜鞭远远地挂着了。这时，几百个壮丁和几个头目，大家都想得那枝铜鞭，便各显身手，拈着弓，搭着箭，觑得亲切射去。那距离不免太远了，有的眼力不及，有的弓软射不到，结果大家束手呆看着，没有一个能够射得落铜鞭的。

箴尔干眼见得这种情形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方待更换别法时，忽听得帐篷里面莺声啾啾地叫道：“父亲，等我来射落那铜鞭吧！”莺声绝处，早走出一位绿衣长髻的美人儿来，正是箴尔干的爱女阿兰姑娘。

她穿着一身新绿的绣花袍儿，碧油的蛮靴，梳了长长的辘髻，两鬓上插着鲜艳的野花，更兼她一头乌油的青丝，越显得她妩媚动人了。她一手拿着金漆的雕弓，一只鱼皮的箭筒，筒里插着几枝雕翎的金矢，便花枝招展似地走了出来。走到箴尔干的面前，就低低地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箴尔干一面应着，一面回过头去，叫小卒掇过一张皮椅来，自己坐下了。把阿兰姑娘的粉臂拖住，一把搂住坐在膝上，一手却抚摸着她的脸蛋儿带笑说道：“好妮子，休射吧！没地闪痛了腰儿，可不是玩的呢。”箴尔干说时，便低头去亲她的脸儿，阿兰姑娘忙伸手一推，笑着说道：“爹爹脸上的髭须又长又坚硬，却刺得人怪痛的！”说着，乘势把柳腰儿一摆，已是盈盈地走下地来。箴尔干这时只嘻开着嘴儿，眯着眼睛



那阿兰姑娘。那草地上几百壮丁，也都瞪着眼注在阿兰姑娘一人身上。她却好像风摆杨柳般地跑到草场中间，对悬鞭的标竿望了望，把粉颈一扭，笑对箴尔干说道：“远得很，恐怕射不到呢！”她一面说，左手扬着雕弓，右手轻轻从箭袋里抽出一枝金矢，舒开春笋也似的十指，搭上箭正要向那悬鞭射去。这时箴尔干已立起身来，满心希望他的爱女射着，就是草场上的众人，也个个伸长了脖子，在那里希望阿兰姑娘射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阿兰姑娘的箭还不曾发出，早听得弓弦一响，咣的一声，标竿上的铜鞭已射落在草地上了。众人当是阿兰姑娘射的，便不约而同暴雷也似地喝了一声采。把个箴尔干几乎笑得合不拢嘴来。独有阿兰姑娘很为诧异，想自己并没有发箭，那鞭怎么就会掉下来呢？莫非有人在那里争我的先吗？但只见箭不见人，谅离此地一定很远，那发箭人的技艺也足见不弱了。阿兰姑娘正在出神，那小卒已把鞭拾了来，双手捧给她。阿兰姑娘待要接它，鞭究非自己射落的，如其不接呢，又舍不得这条好鞭。

她正在为难的当儿，猛听得鸾铃响处，蹄声得得，罕儿山上两匹骏马，似风驰电掣般奔下山来。看看走得近了，骑在马上的是两位少年。两人一前一后，一般地穿着猎装，手执着硬弓，飞马而来。前头一个少年，骑着一匹高头红鬃的良驹，一种英雄的气概，从眉宇间直现出来。再衬上他一身金黄色的猎装，愈显得唇红齿白，面如冠玉了。那少年一眼瞧见小卒将铜鞭拾去，便控着怒马，一手扬弓大叫道：“鞭是俺射落的，村长有令，谁射着的把鞭给谁，你们快把鞭来给俺。”少年说着，马已驰到草场中间，忙跳下马来，对箴



尔干行了礼。箴尔干这才知道鞭是那少年所射落的，待要夸赞他几句，那后面骑黑马的少年也赶到了。箴尔干叫拿过皮椅来，请那两少年坐下。接着便笑道：“俺今天叫他们射鞭，原是征取人才的意思，不料悬得太远了些，竟然一个也射不中。咱们村里除了贤昆仲有这般的眼力，此外怕找不出第三个人来呢！”那起先的少年便再三逊谢。

偶然回过头去，忽见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儿，绿袍长髻，杏眼含情，桃腮带晕，一双玉手捧着那枝铜鞭，袅袅婷婷地走将过来。箴尔干忙从姑娘手里取过那枝鞭来，递给那少年道：“物自有主，咱便把来奉赠。”说时并不见那少年来接，也不见他回答。待留神看时，那少年一双眼睛正盯着阿兰姑娘发怔，倒把箴尔干弄得不好意思起来。还是那后来的少年，将起先少年衣襟上狠命地牵了一下。那少年正在迷惑的当儿，吃他一扯，险些倾跌下去，那种惊愕失措的样子，自然很是好看。因此引得阿兰姑娘格格地笑了起来。这一笑似出谷黄莺，声音又清脆又柔婉。那少年的魂灵儿，又几乎随着笑声飞到九天云外去哩。及至回过头去，见箴尔干递鞭给他，慌忙接过来，一头不住地称谢。

箴尔干口里谦逊着，伸手拉住阿兰姑娘的纤手，笑对那少年道：“这就是小女阿兰果伦。”又指着那少年，向阿兰姑娘说道：“那个便是乞颜的公子，叫做巴延。”指着后面的少年道：“他是巴延的兄弟，唤做都忽。”箴尔干说罢，阿兰姑娘对巴延微微地瞟了一眼，忍不住盈盈地一笑。这时的巴延，好像椅上有了刺一般，弄得坐又不好，立又不好，简直和热锅上的蚂蚁差不多了。因蒙古荒漠之地，所有的女子多半是粗丑不堪的，加上阿兰姑娘的容貌，的确是生得沉



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就是汉女中也拣不出来，何况生在蒙古地方，自然要推她第一了，怎么不叫巴延神魂颠倒呢？

当下，箴尔干见巴延相貌出众，技艺又高，便有心要把村长的位置让给他。但怕众人不服，所以踌躇了一会，自己向自己说道：有俺在这里，怕他们什么呢？就是众人不服气，放着俺不曾死，自有制服他们的法儿。

箴尔干主意打定，就拱手对巴延说道：“咱有一句不中听的话，不晓得两位可以允许吗？”巴延和都忽一齐躬身答道：“村长的吩咐自当听从，决不敢有违。”箴尔干大喜道：“那是承你们二位的推重了。”说着就顺手取过那面卷着的尖角杏黄旗，递给巴延道：“俺自掌这旗儿到现在，算起来足足已四十多年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俺还是中年哩。如今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叫做人老珠黄，却虚拥着村长的头衔，自己想想毫无建树，真是惭愧！俺总想卸肩，但一时找不到能干的人材。目下有二位在这里，可称得是少年英雄，又是乞颜的后裔，理应出任艰巨，那是天赐给族人们的总特，机会万万不可错过！”箴尔干说罢，又从身边掏出一颗印儿，连同旗子一并授给巴延兄弟。

巴延兄弟俩不觉吃了一惊，一齐推辞道：“村长春秋虽高，精神却很健旺，我们后辈叨教的地方正多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那是我们兄弟俩断断不敢领受的。”巴延兄弟俩说毕，只低头躬身，再也不肯接那旗印。箴尔干见巴延和都忽都不肯答应，便重复说道：“二位不要误会了，这是俺一片的真诚。倘二位担任村长的职司，俺能卸去只肩，将来一副老骨头得终天年，便是二位的恩典了。”箴尔干陈辞虽具恳挚，奈巴延弟兄俩只是不答应。箴尔干知道苦劝无益，就



回过身去，向阿兰姑娘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，阿兰姑娘微笑点头，又回眸对着蓖延嫣然一笑，真所谓“一笑百媚生”。弄得巴延浑身无主，几乎要软瘫下去，却眼睁睁地望着阿兰姑娘走向帐篷里去了。巴延待瞧不见了她的影儿，才如梦初醒过来。美人虽去，那余香犹在，那一阵阵的兰麝香味儿，望着巴延的鼻管里直钻入去，似乎美人立在他身旁一般。再仔细一留神，香味是那枝铜鞭上发出来的。这是方才阿兰姑娘曾拿过那枝鞭，因此染上了香气。巴延暗自笑道：我那枝鞭倒好艳福啊！想着，不觉又呆呆地怔了过去。

不料帐篷里一阵的呜呜号角声，却把巴延惊醒了。但见那些壮丁，又齐齐地整起队伍来，在村外的族人也纷纷地归来了。原来蒙古的民族，除却充丁卒的，余下的民众平时都在村外游牧或打猎。一遇到有事，只须村长一声号召，他们就立刻回来齐集了听令。今天闻得号召的角声，晓得村里有紧急事儿，不一刻的工夫，已都麇集在草场上了。

篋尔干立起身来，先拿白旗挥了一转，这是叫大众肃静的暗号。果然草场上的人虽众多，却连咳嗽声音也没有了。篋尔干才收起白旗，一手抚着颌下的银髯，高声对大众说道：“俺今天邀列位聚会，可知道俺是什么意思？”众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却回答不出来。篋尔干便继续说道：“俺因为年力俱衰，不愿再担任村长的重任，现在要想告休了。”众人见说，齐声答道：“村长去了，叫我们无依无靠的怎样呢？”篋尔干笑道：“列位不要性急，等俺慢慢地讲来。须知‘天下没有无散的筵席’，俺岂能永生在世上呢？这个职缺早晚要让人的，不如趁列位齐集的当儿，俺把村长让了别人吧！”篋尔干才说完，众人又齐声问



道：“新村长是谁呀？”箴尔干见问，就回头吩咐小卒把巴延拥了过来，箴尔干指着巴延向众人说道：“这便是新村长。而且才智武艺要胜过俺十倍，你们拥戴他做了总特，日后自有无限的幸福！”箴尔干说着，又将都忽一手拉过来，也拥在众人面前：“这是新村长的兄弟都忽，也就是你们的副总特。”众人齐应道：“老总特的话，想是不差的。咱们快来谒见新总特吧！”这句话才说毕，早听得一声吆喝，那许粪的族人和几百个兵丁，便是齐齐地下了半跪礼。这个礼节是蒙古人最隆重的。他们往常朋友相见，不过握握手罢了；倘逢到了什么喜庆的事，就是递哈达算是最客气了。至于半跪礼呢，叫作打千，非谒见王公大臣不肯行那半跪礼的，独对于总特却十分信仰。总特是蒙古人统领之意，他们和乞颜一样的尊重。乞颜就是开辟蒙古的鼻祖，所以他们格外信奉。蒙人家供着一座神位，犹如回教的摩罕默德一般。

当下，巴延给箴尔干这样的一摆布，弄得他无可推辞，只好勉强承担下来。这里由箴尔干交了旗印，巴延便向众人鼓励了一番，自己又说了几句谦逊的话，就传令散队。

箴尔干备了一席酒，请那巴延兄弟俩，算是庆贺新村长。席间，由箴尔干叫阿兰姑娘出来，一同饮酒。那巴延本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此时坐对佳丽，更添豪兴。阿兰姑娘是不会饮酒的，三杯之后已是面泛桃花，一双秋水也似的眼睛只向巴延直射。原来阿兰姑娘，今年芳龄正当十九岁，还不曾有婆家哩。她是自幼便没了母亲，箴尔干因只有一个爱女，不愿把阿兰姑娘嫁出去。阿兰姑娘也常常顾影自怜，誓非年貌相等的少年不嫁。箴尔干几次要替她赘婿，都被她



从中梗阻。但是，蒙古的地方，美人果然很少，要拣那俊俏的男子更不易得了，以是直延挨到如今。现在见了巴延少年英雄，又兼他目秀眉清，脸若傅粉，在蒙古人中真可算得首屈一指了。阿兰姑娘遇到巴延这样的美貌郎君，怎不教她芳心如醉呢？

其时巴延和阿兰姑娘二人在席上眉目传情，两心相印，只碍着箴尔干和都忽两个人，不然他们一对旷夫怨女，早就要情不自禁了。箴尔干却毫不觉察，自顾他一杯杯地吃着。都忽坐在一边也不饮酒，只是默默地瞧着巴延和阿兰姑娘那鬼戏，心上兀是暗暗好笑哩。

待到酒阑席散，已是红日斜西。箴尔干吃得酩酊大醉，由阿兰姑娘扶持他起身，巴延和都忽也告辞出来。小卒已牵过马来，巴延一头上马，回顾阿兰姑娘正扶着她的父亲一步一步地走入帐篷里去。可是她那双勾入魂魄的秋波，依然盈盈地望着巴延，那个巴延弄得走不远了。身虽骑在马上，那匹马是有名的良驹，一骑到人，便喷沫竖鬃，拿嚼环咬得嘎嘎作响，只是要向前奔驰。巴延却奋力勒住了缰绳，那马要行不能，便团团打起转来了。巴延给马转得头昏，又是酒后，几乎堕下马来。还亏是都忽在旁催促道：“哥哥走吧！咱们回去还有事哩。”巴延被都忽一说，方才醒悟过来，这时阿兰姑娘已走进帐篷里去了。自有许多的族人和壮丁，来恭送新村长。巴延对他们略点一点头，把缰绳一放，那马奋开四蹄，如飞一般地往罕儿山奔去。

不一刻，到了自己的帐篷，自有小兵出来带住了马，巴延和都忽下了骑，先到里面休息一回。巴延拿猎装卸去，换了便服去躺在藤椅上，呆呆地一个人在那里发怔。过了一会



都忽走过来说道：“哥哥怎么把猎装脱去了，咱们不是还要去打猎吗？”巴延平时听得打猎是最高兴的，今天却淡淡地答道：“我刚才多吃了几杯酒，身上很觉不舒服，打算不出去了，你就一个人去吧。”都忽心里明白，不便多说，只得独自一人带了弓箭和枪械，匆匆地走了。

巴延待都忽走后，看看天色晚了下来，便慢慢地踱出帐篷去。只见一轮皓月已高悬在天空，照得那长流的碧水如明镜一般。再看那田野里也是静悄悄的，只有那山谷中的猿啼，顺风一声声地吹来，巴延不觉得长叹一声，想自己正在青年，却已做到了一村的总特，百事都称了心，只少了个美人做陪伴了。又想到日间篾尔干的女儿阿兰姑娘，那是多么的美啊！倘能娶得这样一个美人儿做妻室，也不枉一生了。

巴延一头想着，脚底下却信步往前走去。他因有事在心，不分方向，只顾往前直走。看看到一个所在，但见绿树荫浓，野花遍地，微风拂处，一阵阵的花香扑鼻，令人郁勃都消。巴延那时酒也醒了，胸襟异常畅快，便赞到：“好一个去处！俺巴延生长此处，倒不曾知道有这样一个好地方，真可算得是世外桃源了！”

巴延正在赞叹，忽一眼瞧见花丛里一个黑影一闪。巴延疑是歹人，忙拔出佩刀，一步步挨将拢去，只听得噗哧一笑。巴延仔细看时，只见花枝下立着一个玉立亭亭的美人儿。那美人不是别个，正是日间席上一同饮酒的阿兰姑娘。这一来，喜得个巴延如天上掉下一件宝贝来，不由得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姑娘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阿兰姑娘见问，把粉颈一歪，轻轻地笑答道：“这个地方难道就只许你来的吗？”这一句话，倒将巴延问住了，弄得无可回言。怔了好半天，



才搭讪着说道：“这里的景色多么好啊！”阿兰姑娘笑道：“咱也是爱这里的景致好，所以常常来玩的。你怎么也会到这儿来？”巴延手指着月亮说道：“俺因为贪看月色才错走到此，不期无巧不巧地会逢到了姑娘。今天明月美人，碰到了一起，俺巴延也算得三生有幸了！”

阿兰姑娘晓得巴延这话是调侃自己，便斜睨着秋波，抓了几瓣花叶，向巴延的脸掷来，一手把罗巾掩着樱唇，盈盈地一笑，那花瓣却落了巴延一身。巴延本早已神魂飘荡，怎经得阿兰姑娘一笑，便胸臆迷乱情不自禁起来，一伸手捉住阿兰姑娘的粉臂。阿兰姑娘已笑得如风吹的花枝，身体歪来倒去的不由自主了。巴延乘势把她一拖，阿兰姑娘站不稳脚，一头倒在巴延的怀里，兀是格格地笑着。巴延这时也酥麻了半截，便一屈腿坐倒在碧草地上，双手却紧紧地搂住了阿兰姑娘。那一阵似兰非兰的香味，只望巴延的鼻子里钻来。他们俩人正在温存的当儿，猛听得一阵的怪叫声，从林子里传出来。吓得巴延跳起身儿，去草地上寻那佩刀。阿兰姑娘已慌得抖作一团。不知怪声是什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夸神箭倾城卜一笑 亲美色秃马美双驮

摇摇却说巴延听得怪叫声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忙把阿兰姑娘一推，跳起身来，向草地上去寻那把佩刀。因为他初见阿兰姑娘影儿的时候，还当是歹人，蒙古的强盗是随处皆有的，所以巴延便拔出刀来防备着。及至瞧清楚是阿兰姑娘，那把刀自然而然地撂在地上了。如今听着怪兽的叫声，急切去找那把刀，一时又寻不着它，急得巴延眼眶的火星直冒出来。亏得月明如镜，巴延觉得眼前白光一闪，定睛看时，那把如霜雪也似的钢刀，分明踏在自己的脚下，因心慌了，只望着四边乱寻，倒不曾留神到自己的脚下面，这时给月光一照便发见出来了。巴延赶忙拾刀在手，再看阿兰姑娘，早吓得缩做一堆。

那怪声却连续不断地叫着，只见西面树林子里，闪出一只异兽来。从月光中瞧过去，身体很是高大。只讲那怪兽的两只眼睛，好像两盏明灯似的直射过来。巴延深怕惊坏了阿兰姑娘，便一手绕起了发髻，拿刀整一整，大踏步迎上前去。怪兽见有人来了，也就竖起铁梗般的尾巴，大吼一声，望着巴延直扑过来。巴延忙借一个势儿往旁边一躲，翻身打个箭步，已窜在那怪兽的背后，顺手一刀砍去，但听得劈绰的一响，似斩在竹根子上，却砍下一段东西来。

那怪兽负痛，便狂叫一声，倒在地上乱滚。巴延正待上去砍它，忽然林子里跳出一个人来，手执着一把钢叉，只一叉搠在那怪兽肚里，眼见得是不能活了。巴延细看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兄弟都忽。当下都忽先问道：“哥哥说不



出来打猎的了，怎么又会到这里来呢？”巴延见问，就把玩月遇着阿兰姑娘的事约略讲了一遍。又指着死兽说道：“俺刚才似砍着一刀的。”说时俯下身去，拾起斩下来的那段东西一看，却是半截箭竿，还有翎羽在上面哩。巴延悄然道：“怪道当时像砍在竹根子上差不多了。”都忽接着说道：“这是咱所射的药箭，那畜生中箭之后，望这里直窜，咱却顺着叫声追来，它后臀那枝箭吃你截断，箭镞钻入腹里，所以那畜生熬不住痛，便倒下来了。倘使在未受创时，只怕你未必制得它住哩。”

巴延听了，只摇一摇头，便和都忽来看阿兰姑娘。只见她闭紧了星眸，咬着银牙，索索地伏在草地上发抖。巴延看了，又怜又爱，赶忙也向草地上一坐，伸手把阿兰姑娘的粉颈扳过来，望自己的身边一拥，再拿双手捧住她的脸儿，向月光中瞧看。可怜，她已是花容惨淡，娇喘吁吁，额上的香汗还不住地直滚下来。巴延便附着她耳边轻轻地安慰她道：“姑娘不要惊慌，那孽畜已吃俺杀死的了。”阿兰姑娘听说，才微微睁开杏眼，低低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几乎把我的胆也吓碎了。”说着便欲挣起身来。怎奈两条腿没有气力，再也挣扎不起来，重新倚倒在巴延的怀里。巴延笑着说道：“姑娘切莫性急，再安坐一会儿，等俺来扶持你回去就是了。”

阿兰姑娘一头倚在巴延的身上，却扭过头来对巴延瞅了一眼，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媚态，似乎表示感激的意思。这时巴延大得其情趣，一个娇滴滴柔若无骨的阿兰姑娘，居然拥在怀里，怎不教人骨软筋酥，何况是初近女性的巴延，自然要弄得魂销意醉了。只苦了个都忽，木鸡似地立在旁边，瞧到没意思时，就盘膝坐在草地上，从腰里取下烟袋来，低



眉合眼地吸着淡烟，以消磨他的时间。

看看斗转星横，明月西沉了，巴延才扶着阿兰姑娘立起身来。可是她那样娇怯怯的身体，又是受了惊恐之后，怎样能走得动呢？只得把一只玉臂搭在巴延的肩上，巴延也拿一只手搂住她的纤腰，二人互相紧紧地靠着，一步挨一步地向前走去。都忽也立起身来，又掂了钢叉，一手拖着那只死兽，跟在后面。

阿兰姑娘走在路上，虽是巴延扶着她，她那双足站不稳，香躯儿兀是摇晃不定。倘那时有人瞧见这副情状，一定要当作一出《杨贵妃醉酒》看哩。当下，巴延扶着阿兰姑娘，直送她到自己的帐篷里，便有蒙古小婢出来接着，搀扶进去了。巴延才回头来，同了都忽回去。

两人走到了半路上，碰着了随都忽出去打猎的小兵，牵着都忽的黑马，迎上前来。因都忽出去的时候，本来骑马的，后来为追那野兽，就下马步行，恰恰地遇上了巴延。于是都忽把死兽和钢叉交给了小兵，自己和巴延踏着露水，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安息去了。

光阴流水，春尽夏初。蒙古的气候，在七八月里已寒冷如严冬了，但在初夏的时候，却又十分酷热。巴延自从那天送阿兰姑娘回去之后，才知道遇见阿兰的地方叫做马墩。那里风景清幽，虽没有山明水秀那么可爱，在蒙古沙漠地方也可算得是一处胜地了。因为阿兰姑娘不时到马墩来游玩的，所以巴延也常常等候在这里。两人越伴越亲热，英雄美人，却正式行起恋爱主义来，一见面就是情话缠绵，你怜我爱的，几乎打作了一团。

一天晚上，巴延打猎回来，卸去身上的猎装，匆匆地望